

#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

在人类所有真挚的情感之中,最质朴厚重、值得终身珍惜与感恩的,便是母爱。

母爱温润绵长,澄澈纯粹,如水一般包容万物、滋养万物。《诗经》有言:“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”道尽了母亲一生辛劳、默默付出的本色。自孕育新生命的那一刻起,一份与生俱来的母爱便深深扎根于女性心底。岁月漫漫,母亲将所有温柔与期许,都化作日复一日的操劳与守候,穷尽半生乃至一生,倾尽所有,为孩子保驾护航,以初心不改的陪伴,托举儿女的漫漫人生路。

从古至今,诗词笔墨从不吝惜书写母爱,字字句句皆是深情。“阿母亲教学步虚,三元长遣下蓬壶”,是幼年时母亲耐心搀扶、悉心抚育。“喃喃教言语,一一刷毛衣”,是朝夕相伴间细致入微的照料。

“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”,是儿女远行前藏在针线里的牵挂。“寒衣针线密,家信墨痕新”,是岁岁年年里跨越山海的惦念。“爱子心无尽,归家喜及辰”“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”,是久别重逢时满心的疼惜与温柔的抚慰。

时光悄然流转,孩童终会长大,羽翼渐丰,奔赴山河远方。“一旦羽翼成,引上庭树枝”,儿女挣脱怀抱,奔赴属于自己的天地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短短十字,写尽天下母亲的慈爱。《诗经》赞曰:“母氏圣善,我无令人。”心怀良善与通透的母亲,向来懂得放手的意义。她明白,少年自有山海奔赴,儿女自有诗与远方。家与母爱,永远是游子身后最安稳的港湾,是远行路上最温暖的依靠。母亲看透儿女的优缺点,包容孩子的平凡与不完美,即便子女成家立业、远在他乡,依旧默默守望,祈愿儿女一生平安顺遂,远离风雨坎坷,安稳从容度此生。

忧患方能砥砺品性,安逸最易消磨心志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泷冈阡表》中,深情追忆母亲的养育与教诲。欧阳修四岁丧父,家境贫寒,母亲郑氏坚守气节、独自持家,于清贫之中自力更生,苦心抚育幼子。无纸笔教具,便以芦荻为笔、大地为纸,手把手教导欧阳修识字读书。她时常讲述丈夫清正廉洁、仁厚向善、奉公守礼的往事,以家训教诲子女:修身治学,当坚守本心,不随波逐流;奉养长辈,不必追求奢华,贵在真

心尽孝;处世立身,不必广施恩惠,贵在心怀仁善。正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熏陶与格局开阔的教导,造就了欧阳修的品格与学识。后来欧阳修身居高位、匡扶朝政,朝廷追封其母为崇国夫人。这份荣光,既是对贤母的嘉奖,更是母爱育人力量的最好印证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孟郊的千古名句,道尽天下子女对母爱的感念与愧疚。元代王冕于《墨萱图》中亦写道:“人子孝顺心,岂在荣与槁?”母爱从不求回报,无关富贵荣华,无关身份高低。纵使母亲因子女成就获得封赏、享尽殊荣,也无法报答如春日暖阳般博大无私的母爱。

战国时期,赵国将领赵括熟读兵书、空谈谋略,却毫无实战经验。赵王执意任命赵括为大将,

统领大军对抗强秦。按照世俗常理,儿子身居高位、手握重兵,家族便能尽享荣华,母亲理应倍感荣耀。可赵括之母深知其子短板,看透他纸上谈兵、不懂变通、刚愎自用,根本难以担当护国重任。为了国家安危、将士性命,她不顾家族荣辱,毅然上书赵王,直言劝谏:“括不可使将。”并直言警示:赵国若执意任用赵括为帅,葬送赵国大军的,必定是赵括。可惜赵王刚愎自用,并未采纳谏言。最终长平之战惨败,赵括战死沙场,数十万赵军惨遭屠戮,赵国元气大伤,濒临衰败。

赵母的远见与谏言,并非不爱子女,恰恰是大爱无疆的体现。她的爱,不止于疼爱一己之子,更体恤天下苍生、万千将士。沙场之上,每一位士兵都是母亲心头牵挂的儿女,战火纷飞,生灵涂炭,破碎的是无数家庭,崩塌的是万千母亲的希望。正是这份共情之心、家国之念,让她甘愿背负非议、舍弃荣光,冒死直言利弊。这般深明大义、胸怀天下、眼光长远的母亲,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敬仰,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母爱,是人间最纯粹的善意,是最绵长的温柔,亦是最厚重的力量。它藏在烟火日常里,融在家国大义中,如春日晨光,温暖万物,生生不息。寸草微弱,难报春晖,身为子女,当常怀感恩之心,惜母爱、懂体谅、尽孝道,以温柔回馈深情,以初心感念母恩,让这份跨越岁月的大爱代代传承、生生不息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

## 称谓里的母爱

世上鲜有一个称呼,像“母亲”这样,换着多种音调、裹着多种方言,却指向同一份滚烫的恩情。

古人造字,“母”字最像一个人跪坐哺乳的模样。《诗经》里那句“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”,两千多年后读来依旧令人动容。一个“母”字,囊括了母亲生养、抚育、庇护的全部辛劳。《凯风》里写“有子七人,母氏劳苦”,七个孩子一个娘,诗人满心自责,恨不能宽慰母心。此时一声“母”,藏着作者无尽的叹惋。

“娘”是灶台边、油灯下、村口老槐树下那一声满是烟火气的呼唤。而“娘亲”,亲上加亲,比“娘”又多了一层割舍不断的惦念与心疼。

婴儿软糯的那声“妈妈”,是母亲一生的软肋,亦是铠甲。无论富贵贫贱,无论白发老者还是垂髫幼童,这两个字一出口,语调便会自动调成最温柔的频率。冰心在《寄小读者》里写道:“妈妈,你到底为什么爱我?”“不为什么,——只因你是我的孩子。”母爱从来都是这般纯粹无私。

文人向友人提及自己的母亲,谦称“家慈”;尊称他人母亲,敬称“令堂”“尊堂”,皆是发自内心的敬重。古人认为萱草可以忘忧,北堂植萱,母亲倚门盼游子归来。有古诗云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一个称谓,藏着一则典故,典故背后,尽是绵长思念。

方言里对母亲的叫法,听来格外亲切。“阿妈”“姆妈”“老妈”“额吉”……音不同、字有别,可闭上眼细听:江南烟雨里孩童唤一声“姆妈,饿哩”,四川街头一句“老妈,我回来了”,蒙古包前一声“额吉”……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追忆母亲冯顺弟,口中只唤一个“娘”字,可那一声“娘”里,藏着寡妇抚孤的坚韧,藏着天未亮便催他晨起读书的严苛,也藏着受了委屈只在灯下暗自垂泪的温柔。方言称谓之所以珍贵,正因它贴着故土烟火,带着童年温度。曾看一段视频,一位阿婆说着软糯吴侬软语,她儿子每日下班进院门,第一句必是“姆妈”。那声“姆妈”拖着悠长尾音,如江南雨丝般温润绵长。还有蒙古族的“额吉”,席慕蓉写下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,字字皆是草原游子的乡愁,“母亲的河”字里藏着对“额吉”如苍茫大地般的深情。

如今年轻人俏皮唤作“母上大人”,称谓纵然万变,终究不离一个“爱”字。你唤她“妈妈”,她应;你唤她“老妈”,她亦应。恰如唐诗所写:“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。”母亲或许不会写诗,可她本身,就是世间最动人的诗。你喊她“妈”“娘”“阿妈”“额吉”……无论何种称谓,她总会回头,温柔亲切地应上一声:“哎……”

文/田雪梅